

秋澗先生大全文集

二



秋澗先生大全集卷第三十九

記

重建衛輝路總管府帥正堂記

汲之為郡其來久矣自唐初易而為州歷五季宋金率以防禦節度使來尹治之故其公廨制度廣狹視殿秩夷而不敢越逮國朝中統建元之明年陞州為府前政因仍不及改作加以歲月深土木弛狹隘頽弊朝夕視事有不堪其處者後二十五年嗣侯荅失帖木兒暨總尹耶律漢傑判官常德繼軫來任既而與相議曰維大府距河朔衝會部二州四縣一司治稱匪易堂則乃赫焉具瞻之地其承宣主澤聽斷民事齊肅禮容號令約束盡在於是今狹陋若爾

殆非所以恪正事而儼官守也又以品秩等威視堂之
隆殺固不可與嚮也相類於是張皇前規構而一新
凡為楹三鉅筵東西六尋有奇南北邃三十有七尺
高爽靖深公居儼稱復作左右翼廳各三楹及增崇
儀閤俾與新廡映帶相奐仍扁其額曰帥正復舊觀
也凡三月告成詢其費曰安取輟公稍以給之越六
月某日命饗於新堂會僚佐屬吏與郡之士夫肅四
方之賓族大合樂以落之望之儼然與飛雲傑構相
雄跨矣故老嘆息以謂百年来方覩官府若斯之盛
吁治其可忽也哉而忽而治只在公正從違而已然
則何為公事不私之謂也故公則生明何為正正已
而正不正者也故正則可大天下之事未有不公而

治民未有不正而格官孰有不順而穆者乎于斯之際當官者固未暇以清心省事為職而守正從新何嘗有時不可之聞哉大凡人之心公而有恒德者苟事有可為必為之不怠詎肯以歲月去留容其心於閒哉今斯役之作惟其若然故能於共億鞅掌外又復興滯補弊如此可謂賢也已既卒事來丐文於余以邦大夫之賢者方事之以相勉况鄉國盛事其敢以不敏諱於是乎大書于石庸告來哲抑又知公等必葺之意云至元廿六年歲在己丑五月日記

郭氏挹翠樓記

共人郭子忠起書樓于所居之西市以地形爽塏高南尋丈而有縹緲飛動之勢既落成來丐名與記予

以共為邑距太行東麓連山疊阜映帶回抱矯首而
觀盡得西南林壑風煙之勝曰扁其顏曰挹翠頤惟
澹僻仁智之樂蚤歲有懷嘗從諸賢讀書山房洒洒
然遂有所得如龍門石門白鹿嵬百家岩等山皆左
戒絕觀雖常歷覽而屢至然蠟吾屐而踐其形固未
若支手板而當其氣之爽也若夫積翠橫空一碧萬
仞空濛霏微騰滋泛潤眷我樓居壺開碧供而又秋
雨霽殘陽暮夕氣轉佳千巖濕霧主人於是詠飛鳥
與還之詩誦煙光凝紫之句攬其秀則詩脾儘清挹
其輝則芳樽溢綠至於野風吹來江月引去曾黎明
而已集喜虛懷之延停吾想夫共之全盛時愛山而
起構者若湧金之麗譙公廨之危榭太師張公之溪

亭丞相蔡侯之別墅其餘臺亭觀閣層軒曲檻前後
非一雖昔人已非而山川良是嚮之按藍潑黛爭妍
競秀為名家之奇貨供騷客之玆玩者一旦悉為郭
氏奄去不知一樓之勞之費其將幾何乃為造物所
偏而獨饗者乃尔其富宜乎釋然而樂興有餘而樂
無窮也因念萬物盈於兩間洪纖高下固云不齊要
其氣體物吾與也被山之丕凝篤實發光輝若然由
家之絜積善行致慶流餘裕今郭氏在承平時為衛
之大家世以藥石為業廼若爾考尔叔秉彝蘊秀稱
鄉里善人其翼其肯者斯美具在予今不失舊物能
擴而充之齊其本而大其末與霏霏微微者日新於
筆構之上俾後之來者挹而注之以膏其末光霑而

漬之以衍其餘慶安知方寸之木不高於岑樓也邪
至元廿四年歲次丁亥上元日記

秋澗記

山之有澗壑猶人之有量數也苟夷隘以狹人將無
以自處况能物之容乎太行諸山去郡西五十里而
近予嘗遠遊西自百家岩東盡靈山北崦並山之麓
深溪鉅澗橫斜交絡折地而東鷺秋水時至萬壑潑
澗允猶翕合咸就約束滔滔汨汨迤邐而去或清或
濁無遠無邇不擇細大順受而併容者此澗之量也
至於流潤決壅激而為飛湍旋而為盤渦匯而為淵
渾東而為細流岩屋以伏其怒巨石以殺其勢就泛
長傾順流遠引漑平田而有秋浮大丕而出谷不致

肆濫橫潰使一漫流害注大川而後已者此澗之功也及其忽焉收潦千里一空曾不少遺用以自潤縈紆盤折沉深闊遠漲痕在而流沫空沙尾平而崖涘峻紛兮交貫曠兮長虛水之去來雖有緩急澗之吞吐初自若也又類夫含章可貞或從王事無成有終者是又澗之不有其量之與功也嗚呼澗乎其見用於秋之時乎予嚮在京師客有善雄策者嘗有所請渠曰子非王秋澗乎予曰然客曰既云秋澗致用有在第未之至耳然觀子之流行異時當有東南遠役大富厥覽不特泛長江而觀七澤也願子思存乎見少不自以為多可也是則澗之量數不其容乃大歟余唯而退至元廿六年己丑歲秋八月望日記

堆金塚記

國朝癸酉歲天兵北動奄奠中夏明年分道而南連
亘河朔衛乃被圍粵三日城破以州旅拒不即下悉
驅民出泊近甸無噍類殄殲初星妖下流淇上羣兒
氣吐成謠闕歌里陌間曰團欒冬半破年寒食節絕
人煙之識尋罹厄實貞祐二年春正月十有二日也
時太一度師蕭公當危急際以智逸去是年冬十一
月師自河南來歸睨其城郭為墟暴骨如莽師惻然
哀之遂刮衣盂所有募人力斂遺骸至斷溝皆并攘
蓬坡塞撥拾罔漏廼卜州西北二里許故陳城內地
鑿三坎瘞而丘之仍設醮祭以妥厥靈游魂褫魄薤
露蒼蒿同歸一窆其棘林暮夜之號陰壁枯血之火

焚沉啾寂無復光怪蓋因冥薦而脫異滯之幽依道
廢而復坤靈之厚幽冥雖殊存歿兩有慰焉而師之
掩覆仁心於鄉梓之義極矣今其封俗呼為堆金塚

言人骨父而
北金石也

每歲清明後一日邦人聚奠以信些孺

本宮為尸而祝之六代師全祐懇予文紀其事以昭
先德嗚呼三代而下以智力相角其勢不干戈血肉
而奠之已何天地生物之仁返如是其鑿哉豈周天
之運厄會有時中來而不可追邪豈立極之道仁義
迹熄自取陵遲而然邪豈蒼茫兩間初無關係物盛
而衰自然而然邪皆不可而必也第嘉師生平以道
濟衆力苟可及不忍以一物失所類如此初師既葬
主柩之巡祥觀壬辰冬大兵至城下師懲前日河朔

兵鬼之慘復以一言活萬家於鋒鏑之下古稱澤及
枯朽矧生人乎師之謂也向使師遭時得位其仁民
愛物之功豈如是而已耶因併及之師諱道輔字公
弼甫冠嗣主宗教後加謚號中和仁靖真人云至元
十九年龍集壬午窮臘日壘記

霍岳肇祀記

至元九年冬朝廷以郡邑鎮山大浸載諸典秩者
所司三載一祀霍岳在河東實為靈鎮故事每歲以
仲夏土極之日用信報禮昭虔度也明年癸酉夏六
月廿六日憚行縣北走霍邑前次洪洞雨不克邁越
翼日抵趙城適嚴祀省牲之夕乃率霍州判官連漢
臣監縣事塔的尹裴國用主縣簿劉偉齊宿祠下將

事之夜霧雨交作既祀之朝陰霾四開三獻禮成
風肅然神峯鷲嶺軒豁呈露雖韓潮陽之禮衡岳孔
廣州之祀南海不足以喻其快也陪祀者府兵曹解
復縣佐史高政稅監張承慶邑人薛昌齡獄庙道士
李志真興唐寺僧普光執事者吏王庭玉等一十五
人遂相與饜飫神貺而退承直郎平陽路總管府判
官前監察御史汲郡王惲題記從行者閭山張思誠
子公弼

表忠觀碑始末記

至元庚寅冬予自福唐得告北歸前次臨安客有以
表忠觀碑為言者字作擘窠大書殊偉麗也詢之馬
御史德昌如所聞云觀在龍井不十里遠能一到其

下豁先觀為快何如予以長維迫凍為謝適鮮于生在坐屬伯機他日打一本惠及足矣曰諾既而杳然明年辛卯秋吾友傳君士開赴官兩浙仍託以取逮壬辰夏六月傳自杭特令人付來其碑作四巨軸裝潢如法蓋亡宋故家物也噫坡書在霄壤間忠義之氣鬱鬱然秋色爭高雖片言隻字不可遺逸宜其世寶而力致之也故心存夢想求以三歲之久跨越江湖至自二千里之遠一旦高堂素壁如天珠河圖弘壁琬琰對越左右誠可貴也左山云古人不可復作所得見者筆蹟而已况公斯文閑繫世教令人讀之油然有忠孝之勸烏可秬以翰墨為之論乎然二較之蓋印印泥折釵股之法也是月廿八日書於春

露堂之扶踈軒

睢州儀封縣創建廟學記

道之大原出於天以之脩齊治平格非心而叙彞倫者孔孟之教之功也其為天下通祀宜矣况存神過化之地乎儀封縣金正大間割考襄東明三邑地立治于黃陵之通安堡以古儀城在焉故名攷之儀即春秋衛之邊邑其為孔輅頓次封人請見之處諒無疑矣兵後縣廢歲壬子國家經略河南移理於通安南平城里乘土衍沃民俗便安然官府初創禮文之事有未遑暇者吾夫子歲時假公舍而釋菜焉其邑長盛君即議起廟堂於良方後為風雨攸壞癸亥秋裴蒲君自陳留令來尹斯邑既告謁顧清廟如是惴

惴不少安乃與監縣與元刺等謀曰承流宣化事神
善俗皆我之責吾夫子政之本教之宗也嚮以濟時
行道轍環中國以木鐸而徇衛者屢矣千古而下時
移事在雖眇邈聆遺音而二仲楹奠車聲鱗鱗肅焉
來格不佞大宮庭將曷以發越奎光致邑人觀感之
深者焉遂與繼任火者赤暨僚屬各捐俸易焚壇地
於東南陲士庶聞風亦翕然響應於是定方中繚崇
垣起禮殿敞神闕下至講堂齋舍庖湍之所莫不完
美元聖素臣黼座有儼宏麗靖深蔚為東南宮廟之
冠教諭張庭珪等寔董其役君既代之明年尹程亮
簿刘楫嘉其謀作之勤烏可使無聞於後乃令學直
李攀鱗持狀來丐文以紀本末小子憚嚮提憲閩海

道出茲邑親覩斯美周行慨嘆何有志成事也如此
是可書也因重為告之曰風化者致治之原人材者
為政之具人材盛衰民俗淳漓一係夫學校之興替
故前人以庠序為國之元氣誠知言哉我國家以
神武戡定區宇至戊戌間生聚甫集首闡猷設科擢
賢雋復戶役其所以開太平之基者固權輿於茲矣
逮聖天子嗣復張皇潤色越先朝有光如釋奠
具儀禁護著令內而開國學訓胄子庶幾成均遺法
外而勉郡縣鄉社置師儒以揉鄙朴擢用講明條格
甚悉於明德新民之具崇尚循誘之方可謂備矣而
任師帥者承宣贊理以副上之所尚宜何如哉裴
筵仕初以通國字充胄子教授宜其下車首議教基

敦風俗為本可謂知所務矣尹諱翼世為遼右顯族
資明達以廟學一節觀之知其為能官者某年月日
墓記

義勇武安王祠記

汲縣縣治即故尉司公解內舊有武安王祠莫究其
所始而可見者金泰和初信武將軍完顏師古重加
修飭昭然禱而答靈貺也兵後廢撤不存有元中統
癸亥簿聶元摛詰強禦未即廢事假靈於神已而如
所願遂即治左復廟而貌之癸未之水又溢而圯焉
至元丙戌真定錄判劉聚來主縣簿以游擊有功田
里頗安不敢居其能越神明是歸遂以起廢為已任
星甫周神栖像設一切脩而廣之安靈揭虔中外交